

温州市图书馆 编
沈洪保 整理

林駿日記

上

馬席散至趙羽儀處如去年李松臣陳丹卿均來賀賓
閣日報

初二日辛巳大晴以相樽桐櫟諸兒行文朝品
至李蘊齋王名禔翁麗生諸中表處賀歲博文表佳
來晤宵閣日報

初一日辛巳大晴以相樽桐櫟諸兒行文朝品
同榴仙之網攜其子毓福

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

中华书局

温州市图书馆编 沈洪保整理

林駿日記

上

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骏日记/温州市图书馆编;沈洪保整理. —北京:中华书局, 2018.2

(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

ISBN 978-7-101-12818-5

I.林… II.①温…②沈… III.林骏(1863~1909)-日记
IV.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24854号

-
- 书 名 林骏日记(全二册)
编 者 温州市图书馆
整 理 者 沈洪保
丛 书 名 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
责任编辑 张玉亮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8年2月北京第1版
2018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25% 插页7 字数650千字
- 印 数 1-2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2818-5
定 价 98.00元
-

筱竹道墨光緒

廿八年壬寅正月廿一葉餘佚
廿九年癸卯正月之十二月十二止

頗宜茨室日記六冊

《頗宜茨室日記》鈔本封面

望日甲午陰朝趙羽儀宋子樞來坐談劇之久福源
局送到中外日報計十
紙過仲妹家薄暮全手履
生送羽儀妹丈出東門上航船藝君定是日上郡因
受唐君叔玉之招乘輪船以赴汴也冒雨而返宵閱
家藏名人書札

十六日乙未陰雨天色沈寒朝遊陳粹琳晉郡探望
羽儀妹丈并問輪船幾時開行也夕過妹家一談宵
往陶夫殿觀劇

十七日丙申陰陳粹琳自郡回謂遇趙羽儀妹丈輪船
今早開行也稟釘日報一冊申刻雷始發聲萬藝俱動

吾鄉俗語雷響驚蟄前月旬不見天計凌三日始交此
節恐月內必晴少雨多也宵閱日報申叙伍秩庸傳即
近奏日俄開戰而我中立實足貽笑環球天下斷無
他國在己國地界打仗而可置之不聞不問者若如
此則無論何國戰勝而東三省非我有矣噫中邦政府
似此長睡不醒不特東三省非我所有即全部之國列
強必相率效尤競畫界而割據瓜分之慘見諸目前黃
種之衰其曷能免可哀也哉

十八日丁酉陰往李彬臣表兄家晤談宵雨往陶夫殿
觀劇鄭一山亦來同觀

日記中关于日俄战争之感触

竹生先生家藏本陳翁為邑茂才好詩善卜筮風雅自喜晚年蓄花嗜飲亦一老名士也歿後數載嗣子不肯積產為盡篇帙無存今見殘卷為之黯然

三日己巳雨到館申後周小泉表弟過訪為渠三房任訂姻於葉耕經之妹為人所聞遂余全往葉家說清宵學字祿

四日庚午雨到館改甲班課出文課福潤句送到日報宵學字祿

五日辛未朝雨夕霽來復不到館董田人過訪論救解食鴉片之毒法如下 塌沙錢二分 淘蘆錢一分 膽礬十文 甘草

神漆六文 用半錢小魚混法公服下即解 申刻率諸生到明倫堂

聽演說姚子琪門人有違喬之喜擬聯語以贈乞鄭一山書之其句云團體一家以和為貴高遠喬木依仁而居

宵學字祿

六日壬申晴天氣頗寒到館宵姚子琪不來為是夜有驚遷之喜

七日癸酉晴到館宵雨旋止演祿

八日甲戌晴到館孫季凡門人送來國粹報第三冊是日邑民為米價騰貴鳴鑼罷市勢甚洶洶各處米店均遭倒毀沿街諸肆堅閉不啓莊捕主王暮出署彈壓

日記中关于邑民因物价騰涌罢市的记载

梅仙崇雲村孫生篋貨均在者三
數是夕滿屠狗記傳奇本沈大沈
鏞故事被外人離間以兄虐弟以妻
勸夫節義一門觀之足以起頑而
慚己其詳其諸記中附處七言四絕

自佛說嗚呼人之好求佛者何其多也日日到寺焚香拜禱固無益也夫
佛一土偶耳枯朽無靈豈有禍福致人之術設筵以米福佛固不知叩頭
以免禍佛亦不佑彼既不知又不能佑人荷香花而殷供養適貽君
子之笑柄矣在惡人行險破資未以免禍佛即有靈亦不見佑况佛
而并無其靈矣何為哉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又曰未能事神馮
能事鬼聖言如此可不知所戒歟
觀劇有感 有序

屠狗記院本叙沈大沈鏞兄弟遺事其時代與里居均未之詳
沈氏品仲身列儒林而家素裕天性嗜酒不慎擇交有甲乙
某無賴之流也大與之友稱莫逆交利其多金因大好酒日
專以飲必醉而後已復見其柔懦可欺也時構蜚語離間
其弟大深信而逐鏞又向鏞讒大并勸其鳴官析產自立門
戶鏞不為動然大自逐鏞後日在醉鄉朝出暮返二人相處
一日天寒雪甚甲乙扶大將送之歸至中途推大于地醉倒雪
中鏞偶過之見兄僵卧即背負還家嫂氏感其義留酒飯大
醒妻舉以告大召鏞而反提之且責其存心不良竊去身畔
之藏銀也先是大與甲乙至肆沽飲有以玉杯求售者二人暗

日記中录存的林氏文章

Handwritten text on a grid background, likely a ledger or account book. The text is written in vertical columns, reading from right to left. The columns are densely packed with characters, and the overall appearance is that of a detailed record or financial statement. The handwriting is consistent throughout, suggesting a single scribe.

林氏手迹

劉克莊為詩賦指區君從以尚學以必指授學道進以研第以修古誠
 進宗師案板以合德君之文君之德也之六實子弟靡不手聘君為
 師而君授教久矣為誦止卷學士家以士分子子之德君及仲性雅
 子延諸進德等切切環坐益學之服君治先德三四年外廷有言揚
 行舉之與邑之知文成君君為考康方而惜汝年十月間君克心微
 疾切以年俸四十有七嗚呼少與君中未舊值亞部第出就熟悉
 君之性情吳必守此予歷國生才文海才具平以國少而亦能游
 身游世好其有性正者定厚誨人不休也獨有若一人使天修之
 年矣遂就寤實有淚歎乃中道夫劉志不日仲後嗣之法替不振
 蓋涉者述大年滄止惟存存主妙於宜其空詩案八几春日

允遠呈十卷再而回思行日自其文字空商推函札往來息已際隔
 三分有之二年日自逾遠孩年矣存執筆僕筆實不勝風雨
 人琴之感矣
 民國三十年歲次辛巳國曆仲冬月啟園公三老人處更標

张桐为日记所作序言手迹

《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出版说明

编辑出版《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旨在为学术界提供完备、可靠的基本资料。

日记体裁的特殊性，使其具有其他种类文献所不具备的史料价值。日记中的资料，有的为通行文献所不载，有的可与通行文献相互印证、补充，有的可以订正通行文献中的讹误。中国近代许多著名的历史人物都留有非常丰富的日记，较为著名的有晚清四大日记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等，都是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经常被学者征引的重要文献。

然而许多日记文献藏于图书馆、博物馆、研究机构或个人手中，学者访求不便。为此，系统发掘整理这类文献，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中华书局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策划《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出版了多个品种，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好评，《翁同龢日记》、《郑孝胥日记》等至今仍是引用率较高的近代日记整理本。

新世纪以来，我们继承这一传统，加大近代人物日记的出版力度，试图通过进一步完善整理体例、新编更便利使用的索引、搜集更完备的附录资料等方式，使这套丛书发挥更大的作用，继续为学术研究贡献力量。

编好这套丛书，一定会遇到不少困难，但我们相信，在学术

界、文博界和公私收藏机构与个人的大力支持下,这套有着悠久历史的基本文献丛书将会有更多更完备、精良的品种问世并传世。

中华书局编辑部

前 言

《林骏日记》原名《颇宜茨室日记》，作者林骏（1862—1909），字宝熙，号籥云。又因其父名林竹缘，故又号小竹。瑞安城关人。林骏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为教育名家，家教甚严。林骏从小勤奋力学，不停砥砺，又从同邑诗赋名家洪炳文问学，学业益进。因文名既振，大家子弟靡不争相聘其为师。而教授最久者，为孙止庵学士家。宣统元年（1909），因病不幸去世，年仅47岁。

林骏留下《颇宜茨室日记》，据其妹夫张桐的孙子张钧孙说，现在见到的订成九册的日记是其二伯，即林骏的外甥张毓宸整理手抄的。林骏英年早逝，后来家境困难，子女对父亲的手稿没有保管好，过了好多年，大约三十年代，手稿移交到张桐手中时，已经残缺不全，张桐为了保存这部日记，就叫其二儿子张毓宸整理誊抄，所以我们见到的是一部残缺的日记。该日记纸本，深红色直格，半叶十行，大小开本统一。版心有的书“杨仁大”、“薛裕顺”、“余仁一”，有的无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土改前，张桐的小儿子张慕骞把这部日记以及其他大量手稿资料送交给温州市图书馆，于是温州市图书馆收藏了这部宝贵的日记手抄稿。

《颇宜茨室日记》开头有一篇张桐民国三十年（1941）冬写的《故明经内兄林小竹别传》，可以说是这部日记的代序，今附于全书末尾。

这部日记底本共九册，所记内容如下：

第一册,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正月元日(1897年2月2日)开始写,至十二月廿九日(1898年1月21日)。

第二册,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正月元日(1898年1月22日)至十二月初六(1899年1月17日)。

第三册,光绪二十五年己亥正月元日(1899年2月10日)至十二月三十日(1900年1月30日)。

第四册,光绪二十六年庚子正月初五(1900年2月24日)至十月十五日(1900年12月26日)。

第五册,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六月二十一日(1901年8月5日)至十二月二十九日(1902年2月7日)。

第六册,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正月只一页(正月元日至初五),其余缺失;光绪二十九年癸卯正月元日(1903年1月29日)至十二月十二日(1904年1月28日)。

第七册,光绪三十年甲辰正月元日(1904年2月16日)至十二月二十九日(1905年2月3日);三十一年乙巳正月元日(1905年2月4日)至四月三日(1905年5月6日)。

第八册,光绪三十二年丙午正月元日(1906年1月25日)至七月四日(1906年8月23日);三十三年丁未正月元日(1907年2月13日)至五月十五日(1907年6月25日)。

第九册,光绪三十四年戊申正月元日(1908年2月2日)至十月七日(1908年10月31日)。

近读《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四期,上刊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徐佳贵《废科举、兴学堂与晚清地方士子——以林骏〈颇宜茨室日记〉为例的考察》的论文,徐佳贵博士在研读《颇宜茨室日记》时,发现日记整理装订有差错,并在其论文第⑤条作了这样的批注:“按

温州图书馆今存的林氏日记第四册系为庚子年作,但该册正月初十日提及订购《新民丛报》之事,而《新民丛报》创始于1902年,不应有此;再查对本册所标各日的干支日期,应系为壬寅年作,庚子年日记缺失;而原标示壬寅、癸卯年的第六册附说明称壬寅年只馀一页存世,经查对,该页应附在第四册最前。”根据这条批注,我查阅底本,庚子年日记确系缺失,而第六册的壬寅年只馀一页,把这一页移接到第四册前,正是壬寅年的日记。这样,《新民丛报》的订购之事就合史实而贯通了,而日记的册序排列也要进行调整,即第四册要移到第五册后第六册前了。徐佳贵博士的发现,为我点校这部日记避免了一个重大的错误,我谨在此表达我的谢意。

该日记,从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一(1897年2月2日)开始,止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七日(1908年10月31日)止,时间似乎是跨越十二年,因为残缺许多,其实我们看到的大约只有九年。

在日记的第五册结尾,留有林骏自述写作日记的构想,与对自己功名富贵无望的感叹:

“余自丁酉年始,仿古人编作日记。阅书之下,略有所疑,手自随录,以备参考;若道路传说,有言关风化者,必为附笔记之。至于天气之寒暖,晨夕之阴晴,以及大风甚雨,时序失宜,均一一载纪,盖以验得气之偏正,为一身调摄之助耳。嗟乎!人生天地间,渺乎此身,几如蜉蝣之寄生,醜鸡之息瓮,了无知识焉矣。百年荏苒,万物逆旅,世事如云,倏来倏往,功名归诸流水,富贵比乎网罗,善知时者,惟此明月清风,歌啸自适,昂头天外,畅叙幽情,虽南面王,此境无以异也。昔之人闭户著书,交游谢绝,清高寄志,迥乎前贤。骏才识墟拘,恒惭孤陋,蓬庐息影,倚笔为生,非敢自以为高也,亦聊以闭门藏拙而已。”

林骏的日记确实是按他原来构想的体例写的。从时间上看,林骏日记距离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日记中除了像流水账记写平日的的生活之外,还记有朝野新闻、人物轶事、社会风貌等内容;又有许多私塾中的教学考问笔记、读书书目、观戏的剧目,以及自撰与他人之诗词、书信等作品,这都为后人研究清末社会,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我们先看他在日记中提到的当时阅读的报纸,有《时务报》、《新闻报》、《昌言报》、《中外日报》、《知新报》、《申报》、《新民丛报》、《同文沪报》、《白话报》等。一百年前,这些上海、杭州的报纸,给温州的知识分子带来了新的知识,帮助他们开了眼界,给他们灌注了新的思想。

比如光绪三十年正月十七日:“宵,阅《日报》,中叙伍秩庸侍郎,近奏日俄开战,而我中立,实足貽笑环球,天下断无他国在己国地界打仗,而可置之不闻不问者,若如此,则无论何国战胜,而东三省非我有矣。噫!中邦政府,似此长睡不醒,不特东三省非我所有,即全部之国,列强必相率效尤,竞画界而割据,瓜分之惨,见诸目前,黄种之衰,其曷能免?可哀也哉!”1904年,日本和俄国为争夺中国东北与朝鲜,在中国东北发动了战争。而腐朽的清政府竟然对在自己国土上发生的战争宣布“局外中立”,听任中国领土遭受日俄践踏,听任人民遭受杀戮与凌辱。所以当时像林骏这样的具有爱国之心的知识分子,会在日记中记下自己痛心疾首无比悲愤的感想。又如,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写道:“宵,过李丽生表弟处,坐谈甚久。归,检破纸堆中,有前年瓯人留学日本,愤俄强占东三省,大告同人勤王率师恢复文,计千馀言,哀音急节,读之令人心伤。”接着林骏就把那一千馀言的慷慨激昂、大声疾呼的“爱国宣言”抄录在日记中。

又如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是日早晨,人有自瓯郡来者,

详说郡城王心斋观察、周胜军军门、王雪庐太守，近以拆毁衙署之事，访拿首恶，获则械送，鸟奔兔逐，几致举国若狂，甚至十馀岁之童，被褫公堂，加以笞杖，何上官之聩聩如斯也。”作者记下百姓“囊空谷昂，艰于生计，怨忿日积，乘机窃发”闹事而官府镇压的情景。又如，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八日中记载：“是日，邑民为米价腾贵，鸣锣罢市，势甚汹汹，各处米店，均遭倒毁，沿街诸肆，坚闭不启，庄捕主至暮出署弹压，竟为众人所辱。夜半，张邑令出示，定价米一升制钱三十文，准于十五日开局平粜，而人心始靖。”把当时瑞安米价腾涨，居民罢市，邑令开局平粜的情景记录下来。

如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廿二日，温积熟课。除了提问中国的史学“汉文帝、景帝政治若何”等题目之外，还提问：“舆地，甲、乙，厦门、广州所属何省？而广州贴近何口，所离之地共若干里？到其地最早者在泰西何国？计西历约若干年？继至者系何国之人？天文，丙问：月离地共若干里？水、火、金、木、土，以及地球诸星，与日相距，其里数几何？”又光绪三十年十月初六日：“译学：‘不违农时’至‘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译英、法、日文随便。”光绪三十四年一月二十日写着：“本年西北教员吕梨轩囿授国文，包小亭作雨授地理，姜文初兆辛授史学，胡哲甫授算，家棣甫任体操，阮商緘亨授音乐，监学潘子璜。”从这些记载看，一百年前设置的课程已经很先进，除了传统的文史之外，还有地理、数学、外语、音乐、体育等等，其他处还提到光学、电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等，可以说，当时他们已经接触到人类前沿的知识与思想，这一点，实在是令我们后人感到惊讶的。

日记中还记下日食、月食的具体时间。如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大晴。卯正初刻月食，至辰未始复圆”。又如记光绪二十九年三月朔日丙辰之日食，“计浙江杭州府六分三十三秒，初亏辰

初二刻四分,食甚辰正三刻一分,复圆巳正初刻八分”;光绪三十年二月一日庚戌之日食,“浙江杭州府日食六分四十八秒,初亏未初二刻十分,食甚申初一刻七分,复圆申正二刻十二分”;光绪三十一年一月十六日己丑之月食,“浙江杭州府月食四分二十八秒,初亏丑初三刻四分,食甚丑正三刻十三分,复圆寅正初刻七分”。这些都是宝贵的天文资料。

日记中,许多处记述了天灾带来的悲惨情景。如光绪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三日:“是日聆路人云,温州永县状元桥外有地名灵干者,其地为屿,兀在海中,周回六七十里,成一大村落,烟灶计千馀家,前数日飓风大起,洪潮直立,高与檐齐,屋宇倾塌,一扫而空,其间无老无少,均葬鱼腹。至尸身随流漂没,有夫妻以发相结者,有一家七八人以布带系腰就死者。海滨诸乡,纵横于涂边无数,举目之下,实动悲酸。呜呼!惨矣!”又如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十三日:“闻数日海潮泛滥,沿江一带涂园,所种番薯均被淹没,木棉豆麦下种多时,转遭卤浸,父老云潮挟风势,始能逆流而上,今无其风,而潮播荡,斯亦奇矣。又各处稻田,因前迭遇飓风,大致减色,结穗秀实不等。人苦薄收,谷价甚昂,十倍于昔。噫!岁仅钱荒,穷民无告,设使中外不和,流寇四起,吾知世乱祸结在转瞬间已,杞人之忧,曷其有极。”

日记也记录了霍乱流行的可怕情景。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近数日本城患霍乱者不乏其人,一染此症,半刻即毙,可畏也。”廿八日:“闻本日大沙堤街头巷尾,患霍乱之症者六七人,即时化去。馆东乞余停课数日。后街邻舍有名乃宝者,陡患时疫,危急十分。”廿九日:“因道途间戾气未平,不到馆。闻隔邻王晓周夫人患此症。夕,小雨,周之弟卓人亦染此症,均沉重十分……倚枕竟夜,辗转难安,五漏已下,比邻哭声陡起,侧耳闻之,知三人相伴往泉台